



1934年8月16日《中央日报》上登载了一则名为《闲话扬州案》的新闻,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主任的易君左,因为《闲话扬州》一书而激起了扬属七县公愤,愤怒的市民向镇江地方法院控诉,没有得到解决,甚为不满,派代表来京请愿。15日当天,易君左与被得罪的扬州市民都在奔走寻找支援,气氛十分紧张。到底《闲话扬州》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,惹得扬州人如此生气,以至于上京请愿处罚作者?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唐蕾

易君左“闲话扬州”官司上身



郭坚忍亲自带队“扬州究易团”,声势浩大地讨伐易君左 漫画 俞晓翔

“闲话”捅了大娄子 易君左究竟写了啥



晚年时的易君左 资料图片

易君左是个少年得志的才子,18岁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。回国后,在国立安徽大学当教授,兼任安徽省民政厅主任秘书。1931年同乡兼同学的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,邀请易君左来江苏,任省教育厅编审主任,临时在扬州办公。易君左刚到扬州整天游山玩水,在遍赏风景后,惯于舞文弄墨的他写了不少小品、杂记,后来集成集子,就是这本《闲话扬州》,谁想就捅出这么大的娄子。

记者找到了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闲话扬州》,仅薄薄的一册。易君左以外来人的眼光打量扬州人的衣食住行,性格脾气,自以为揣摩到位的易君左没有想到,自己不留情面的说法,让扬州人大为光火。

他批评扬州人的性格“带有几分懒惰、浪漫、颓废的不景气”。书中写扬州人不爱干净,随便往大路上泼水;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大小便;每天上午扬州就成了马桶的世界,担粪桶的男子和泼马桶的女人调笑着,女人们无一例外地在头上戴上鲜花。他批评扬州人迷信,到处都是土地庙;扬州人不老实,对外地人漫天叫价;爱吃却不懂吃,只一味俭省、吝啬,在外面吃零食,却不喜欢在家吃正食;爱洗澡,好像“在浴室服务是扬州人唯一的职业”。扬州烟鬼多,街上走来走去无精打采的人、泡茶馆无所事事的,十个有九个都是烟鬼。

重要的是,易君左批评扬州女性轻浮、水性杨花。一副见惯风月的样子,评价扬州妓女:“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,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边的地方高明”,这话正是他惹祸的由头。

65岁妇女领袖带队状告作者 罪名是“侮辱扬州人人格”

《闲话扬州》写完后,易君左就把它拿到中华书局出版,恰好书局里有两个扬州人,看到书稿后十分生气,就偷偷拿出来送给扬州的青帮头子阮慕伯。阮慕伯看了后,打算处置一下易君左。但是,阮慕伯不亲自出马,他把书稿送给扬州城里的两个人:长生寺方丈可端和尚与扬州妇女会会长郭坚忍,他相信这两个人会给易君左颜色看。

《闲话扬州》又怎么得罪了这两个人呢?据《闲话扬州》七十年风波始末》一书记载,这个可端和尚出身行伍、半路出家,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僧人、风流和尚。长生寺长期受到一名萧姓女

施主的捐赠,后来萧氏更是出资十万,建了愿生寺,作为长生寺的下院。当时风传可端和尚与萧氏有染。而易君左更是把影射二人关系的一副对联“‘潇’洒徐娘,‘居’然称土;风流和尚,何可名‘端’”写入《闲话扬州》,公开讽刺二人。可端和尚自然心怀不满。

另一个重要人物郭坚忍是扬州赫赫有名的妇女领袖。虽是女流之辈,但郭坚忍积极参与政治,辛亥革命期间,她曾力劝扬州驻军统领徐宝山拥护革命,反对清廷。她在扬州城新办女学,召集妇女集会,反对买卖婢妾,广受拥护,地位很高。《闲话扬

州》这本书出来时,郭坚忍已经65岁高龄,看见书中嘲笑扬州妇女的词句,十分愤怒,身为妇女领袖的她感觉扬州女性受到了很大的伤害,义不容辞地发起了“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”,俗称“扬州究易团”,郭坚忍任团长。

事实上,《闲话扬州》根本还没怎么卖就被“雪藏”了,所以大部分扬州人没有看过完整版本,只知其中对扬州人“不敬”的几句。但是大家的愤怒已经被挑起了。1934年8月7日,“究易团”上诉江苏地方法院,控诉易君左、中华书局侮辱扬州人人格。

周佛海、陈果夫合力保人 这位易君左是什么来头



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《闲话扬州》

易君左写《闲话扬州》时,只把它当作外地人游扬州的导游手册,根本不承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。面对愤怒的扬州民众,怎么才能躲过一劫呢?这时,

他只有求助于让他来江苏的周佛海。两人是老乡,留日时关系很好。后来,周佛海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时,易君左还几次去探望,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;也说明在《扬州闲话》事件中,周佛海确实用心竭力去化解危机,只是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8月7日第一次开庭,群情激奋的扬州“究易团”在郭坚忍的带领下,气势汹汹地赶赴法院。扬州同乡会派出上百辆黄包车接送。当天法院挤满了旁听的群众,场面一度混乱。郭坚忍在法庭上严厉谴责了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诋毁与伤害。易君左则像霜打的茄子,连连解释自己并没

有讥讽嘲笑之意;出版该书的中华书局总经理也连连推委。

庭长深知此案牵涉人物众多,两边都不敢得罪,迟迟不能作出决定,只好宣布改期续审。结果“究易团”大为光火,场面当时就骚乱起来,在喧闹与骂声中,第一次开庭草草结束了。

眼见事情越闹越大,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,见在自己的辖地,一桩文案没完没了闹个不停,就派王柏龄去解决此事。王柏龄是蒋介石的亲信,此时闲居扬州,在扬州势力很大。事实上,也是他一直支持郭坚忍的“究易”工作。现在陈果夫找到他,他自然不好推托。

尽管“究易团”偃旗息鼓 易君左的麻烦并未就此了之

王柏龄亲自找郭坚忍,郭虽余怒未消,但王柏龄已经倒戈,自己硬撑下去只是鸡蛋碰石头,只好妥协了。据《民国扬州旧事》一书中记载,郭坚忍实在没办法,就提出了三个要求:1、撤销易君左职位;2、易君左需登报向扬州人道歉;3、中华书局立即销毁《闲话扬州》,并登报道歉。

1934年8月30日的《闲话扬州》案第二次开庭,31日的《中央日报》记述了当天的情况:除了中华书局负责人外,事件的主

要人物均未出席。经王柏龄从中调解,扬州方面态度沉寂,本来情绪高涨的“究易团”也散漫了,记者推测这场官司不日将结束。

王柏龄亲自出马显然是有效果的,事件逐渐走向和解。只是扬州方面提出要求,易君左必须在京、沪、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发表道歉声明;而出版《闲话扬州》的中华书局也要公开道歉,并且从经济上补偿,向扬属七县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。可端和尚也提出易君左

亲自道歉并赠匾的要求。

后来在陈果夫的干预下,扬州方面的要求被打折了,易君左只是辞去了教育厅的职位,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道歉声明。易君左检讨自己在书中“见闻不周、观察疏漏,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颇多失实之处”,请求扬州人民原谅;并且在声明中感谢王柏龄亲自出面斡旋、解救之恩。轰动一时的闲话扬州案终于落下帷幕。不过,事情并未就此终结。



1934年8月31日《中央日报》的报道

»案件追踪

闲话案多年仍未和解

《闲话扬州》事件发生后,曹聚仁也写了一篇《闲话扬州》,历数扬州的光荣,让扬州人扬眉吐气了一把;还不忘讥讽易君左那纵情风月的老爸,认为他不会赞成自己儿子对扬州女性的贬低。

在扬州生活多年的朱自清,针对此事也专程写了《说扬州》一文,批评了喜欢大惊小怪、虚张声势的“扬虚子”(扬州人外号);写扬州出美女,但自己长这么大,没在扬州见过一个出色女人;扬州人爱吃会吃,食物精细有地方风味;扬州的古迹也是很多很好的。文章可谓不偏不倚,批评易君左时,也自揭扬州人的短。但经过易君左一事,大家都唯恐再因“闲话”惹事端,据说出版社拒绝将《说扬州》一文收入朱自清的散文集出版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,“究易团”还是没有与《闲话扬州》达成和解。江西美术出版社曾经打算重印此书,不想尚未开印,就遭到当年“究易团”成员的强烈反对,只好放弃。后来黄山书社也打算重印,又遭到“究易团”的干涉。但是当时已经印好了,经过协商,只好请当年“究易团”成员为本书另作一序代替原书序;不想被易君左的亲属得知,坚决不同意这本由宿敌作序的《闲话扬州》面市。看来这场“闲话”案,双方谁也没搁下。

历史上的今天 还发生过这些事

1928年8月15日

轰动一时的清陵盗宝案,盗墓者确认为张褚残部,首犯谭温江已被看管刑讯。

1929年8月15日

首都公安局通过决议,取缔女汽车售票员,原因是“体质孱弱,智识缺乏”。

1930年8月15日

教部通过决议,此后学生制服服用国货。

1931年8月15日

针对戴季陶因高等考试计分微有错误自请处分一事,记者表示深受感动,认为此事不能追究戴院长的错误。

1933年8月15日

新街口出现房屋倒塌事件,法院提起公诉。

1935年8月15日

汉西门外两人中毒毙命,据称是因为同时吃了芋艿和香蕉。后中国科学社的郑集实验证明,二者同食不致中毒,中毒案必有其他原因。